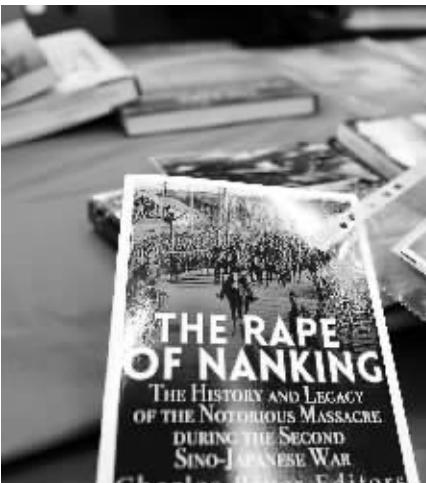




美籍华人鲁照宁第12次向江东门纪念馆捐赠史料



不少史料与南京有关 本版摄影 现代快报记者 顾伟



戴着防毒面具的侵华日军旧照

昨天上午，美籍华人鲁照宁第12次向江东门纪念馆捐赠他所搜集到的抗战史料。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此次捐赠最有价值的是，侵华日军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和研制细菌武器的重要证据。此外，还有一封林语堂向美国和平机构发出的求援信，呼吁他们帮助中国抗日。

现代快报记者 金凤 徐岑

# 美籍华人鲁照宁再向江东门纪念馆捐赠抗战史料，揭露侵华日军生化战等罪行 日军“1644部队”曾在南京研制细菌 月产跳蚤5公斤，用于鼠疫试验

## 史料还原

### 佐藤俊二证词显示，日军曾在南京研制细菌

珍贵史料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此次捐赠的物品共有173件，其中原件128件、复印材料17件、书籍28本，包括侵华日军生化战，以及反映“慰安妇”等相关问题的史料。鲁照宁介绍，其中有三本来自美国国家海军部的原版资料，主要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海军部化学防护学校的课程

笔记与考卷，以及相关化学战的档案资料。

而与南京相关的，是1950年前苏联出版的英文版《日军使用生化武器的批判》一书，书中内容涉及在南京的日军“1644部队”指挥官佐藤俊二在南京研制细菌的完整证词。“这本关于细菌战审判的书，所有731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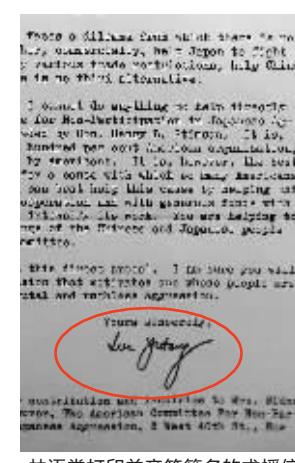
的高层将领都在里面。其中佐藤俊二的证词就显示，他承认在南京研制细菌，但是对于人体试验，他没有承认。”

此外，鲁照宁还从美国国家档案馆下载了“1934年至2006年间日本战争罪行与日本生物战特定文档”；美国国家档案馆存档资料“日本战争罪行和相关

主题：国家档案馆资料指南”。

鲁照宁说，南京是他的另一个家，搜集抗战文物已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捐赠是希望还原历史，不让历史被扭曲、被否认、被篡改。对中国人来说，这些悲剧永远不能被遗忘。这些资料见证了历史，交给国家，可以有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保存起来。”

**林语堂写英文求援信  
呼吁美国帮中国抗日**



林语堂打印并亲笔签名的求援信

在捐赠的史料中，最难得的就是著名作家林语堂签名的求援信。“这封信也是在网上搜索时发现的线索，很多人不清楚林语堂的英文名，所以就忽视了，我争取了好久。”

这封被塑封起来的信已经泛黄，内容是打印出来的，姓名处是林语堂的亲笔签名。内容显示，这是1940年4月11日，林语堂写给美国一家反暴力和平机构的求援信，希望他们能够募捐帮助中国抗日。

“这封求援信，我们也找专家咨询过，很有价值，反映了当时社会方方面面人士为抗战救国作出的努力。”江东门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表示。

此次捐赠的信件中，还有美国国会回复美国教会的信件，以国家的名义支持中国抗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在生活周刊中发表演讲，向全世界宣布帮助中国。

## 触目惊心

### 日军“1644部队”月产鼠疫跳蚤达5公斤

说起细菌战，在日军的侵华战争中，有两支臭名昭著的细菌部队，一支是731部队，另一支就是南京“荣”字1644部队。

全国历史教学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介绍，1938年2月，日军华中派遣军在南京成立，1939年4月18日，华中防疫给水部本部，即“荣”1644部队在南京中央陆军医院成立。其首任部队长由731部队的部队长石井四郎兼

任，石井的心腹增田知贞在南京担任代理部长一职。1941年2月，增田知贞正式就任南京1644部队的部队长一职。

“增田知贞是生物学博士，他对于研制细菌和进行细菌作战兴趣浓厚，在他任职期间，1644部队比较侧重于研究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特别是生产跳蚤进行鼠疫试验，这是1644部队的特长。”张连红说。

有史料记载，由于培养细菌

急需大量老鼠，1940年2月和3月，1644部队曾利用浦镇机厂厂长武藤，命令全体工人捕捉老鼠，目击者李志杨回忆：“当时厂里每天集中很多的笼子，有时几百几千只老鼠被运走。”

同731部队相比，1644部队的规模相对较小，约有1200人，但1644部队在成立之后不久，很快就拥有了相当强的细菌生产能力。

1943年4月，据日本陆军省

军医局医事课长金原节三大佐的业务日记：“荣”1644部队月生产鼠疫跳蚤5公斤，如能补充2万只鼠，月生产量可达15公斤。

曾任1644部队长的佐藤证实，该部队当时拥有“石井式”培养器约200具，一间宽长各5米高2.5米的孵育室，口径1.5米长为2.5米的两个筒形的消毒器，孵育器约40至50具，蒸气灭菌器40至50个，科哈式锅炉40至50个，另有100个汽油桶繁殖跳蚤。

## 专家讲述

### 九华山下曾发现数十具细菌试验受害者遗骸

1644部队除在动物身上做试验外，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活人试验。曾任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的王选说，活体的来源主要是战俘，大多数是从老虎桥监狱获得。

在《细菌战与毒气战》一书中，记录有目击者谢金龙的口述，“民国三十一年十月（1942年10月），亲眼看敌军俘虏收容所所长森田中尉受日本总司令部第三课课长广本上尉的命令，选送了一百多名俘虏到中山门内中央医院原址多摩部队（注：即1644部队），供他们进行

残忍的特殊试验，把俘虏作为秘密研究的牺牲品，结果导致这一百多人全部死亡，没有一个人幸存。”

一些原1644部队的成员曾证实，在1644部队一科的三楼，有几间关押中国俘虏的房间，每个房间里放着五六个人动物园里关狮子的笼子，每个笼子里面囚禁着一个全身裸露的中国人。

1644部队的老兵松本博曾口述当时的场景，“进行试验时，由我负责给俘虏戴上黑头罩送往处置室，处置室类似手术室，有手术台、台子两头有捆

绑手脚的皮带，把俘虏绑在床上，旁边有一个很大的瓶子，放上标签，然后军医上前动刀，切开腹股沟的主动脉，再插入导管，松开钳子，俘虏的血快速流入瓶子里，直到鲜血流尽，然后军医去敲打俘虏的前胸，因为血已经流尽，俘虏很激烈地痉挛，最后在痉挛中死去。俘虏死后，处置室旁边有一个焚烧炉，把尸体丢进去烧掉。这样的事几乎每天都做。”

王选记得，1998年8月，施工人员在南京市北京东路九华山附近搞基建深挖时，无意中挖

到几十具被肢解的尸体，后经考证断定，这是日军“荣”字1644部队当年进行细菌活体试验留下的遗骨。“当时挖出了好多箱子，遗骨被分割了放在一起，头骨与头骨在一起，腿跟腿放在一起，在受害者的遗骸中，发现了霍乱的基因。”

不过，从1939年到1945年6年期间，究竟有多少中国人成为其试验对象而被害，目前尚未发现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据资料显示，仅1942年10月，就有100余名中国人被送进1644部队。”张连红说。